寒山子異名考

葉珠紅

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

yehjung2002@yahoo.com.tw

一、前言

歷來研究寒山的學者，同感棘手的問題是：難以確定的家世及生卒年，家世及生卒年的問題，是來自於姓名的不詳；自唐至清，均未有人斷言出寒山的真實姓名，是因為有關寒山身世的資料不足，近人則不遑多讓，考證出寒山姓名的有：一、旅法敦煌學者吳其昱，認為寒山是隋代曾任武賁中郎將，跟隨張鎮周到過臺灣，入唐後隨寶月禪師出家，後為牛頭禪二祖的「釋智巖」；二、日本漢學家大田悌藏，認為寒山就是奉閭丘胤之命，收集寒山詩的國清寺僧「寶德道翹」；三、大陸學者嚴振非，言寒山乃隋文帝楊堅之弟，楊瓚第四子「楊溫」；四、臺灣學者易中達，定寒山「姓龐名任運」，本文針對以上有關寒山的四種異名，試加探討。

二、牛頭二祖釋智巖

旅法敦煌學家吳其昱，於1980年國際漢

學會議文藝組研討會上，發表〈寒山與臺灣〉一文，吳其昱言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，推論寒山曾到過台灣，認為寒山就是初唐貞觀年間的釋智嚴。吳其昱「假設」智嚴曾到過台灣，其論點為：

> 試論寒山即智嚴，雖不敢必，但可能性極大，其次論智嚴極有可能從張鎮州，自義安浮海擊「流求」。易言之，寒山可能以軍官身份來台灣。[1]

智嚴本姓華，丹陽曲阿人，於隋朝大業六年（610），隨張鎮周渡海征「流求」（臺灣），智嚴時任虎賁中郎將，吳其昱論點的主要依據是：征「流求」後的智嚴不久出家，閭丘胤曾訪之，因此認為閭丘胤〈寒山子詩集序〉中，記閭丘胤任台州刺史前訪寒山，就是訪故友釋智嚴。

閭丘胤訪釋智嚴一事，見唐・釋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：

> 武德四年（621），（智嚴）從（張）鎮周南定淮海，……，遂棄入舒州皖公

[1]秦明，〈旅法學人吳其昱推論寒山到過台灣〉，原載《中央日報》10版，1980年8月。轉引自朱傳譽主編，《寒山子傳記資料》第1冊（台北：天一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68。下文所引《寒山子傳記資料》，均只標明冊數與頁數。按：「張鎮州」，《資治通鑑》卷181〈隋紀〉五，作「張鎮周」，下文所引據《資治通鑑》卷181改。

山。……昔同軍戎有睦州刺史嚴撰、衢州刺史張綽、麗州刺史閻丘胤、威州刺史李詢，聞巖出家，在山修道，乃尋之。……。謂巖曰：「郎將癲邪，何為住此？」答曰：「我癲欲醒，君癲正發，何由可救？汝若不癲，何為追逐聲巳（色），規度榮位，……，一旦死至，慌忙何計？此而不悟，非癲如何？貞觀十七年，……，還歸建業，依山結草。[2]

宋・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亦載此事：

釋智巖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，每於弓首挂漉水囊不飲蟲水，至是棄官入皖山學道。見異僧丈餘謂之曰：「卿已八十一生出家矣。」同軍閻丘胤至山尋之，見山崖峻立鳥獸悲鳴。謂師曰：「郎將狂耶？何為住此。」答曰：「我狂欲醒，君狂正發。」同軍嗟歎而退。[3]

《續高僧傳》所載智巖出家之事，遠較《佛祖統紀》為詳，此事為有關閻丘胤的最早記載。牛頭禪二祖智巖[4]，生於隋文

[2] 唐・釋道宣，《續高僧傳》卷 20。電子佛典集成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，2005 年 7 月。下引版本同。
[3] 宋・釋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 39。
[4] 牛頭初祖法融（594~657）自立牛頭宗（牛頭禪），法融傳智巖，智巖傳慧方，慧方傳法持，法持傳智威，智威傳慧忠，合稱牛頭六祖。

帝開皇十九年（599）卒於唐高宗儀鳳二年（677），享年七十八歲。[5]智巖於武德四年（621）出家，時閭丘胤任麗州刺史，「麗州」一名在歷史上只存在五年[6]。智巖在貞觀十七（643）年「**還歸建業，依山結草。……後往石頭城癘人坊住，為其說法，吮膿洗濯無所不為。**」[7]而〈寒山子詩集序〉言閭丘胤是在貞觀十六年（642）任「**台州刺史**」前才發頭疾[8]，據余嘉錫考證，〈寒山子詩集序〉言寒山「隱於天台唐興縣」，「唐興縣」一名，是肅宗上元二年之後才有，貞觀十六年的閭丘胤，是不可能知道肅宗上元二年，「始豐縣」改名為「唐興縣」之事[9]，該序作者托名閭丘胤，是不折不扣的「偽序」，吳其昱言閭丘胤訪智巖就是訪寒山，是不察〈寒山子詩集序〉的「唐興縣」，在中唐肅宗時，「始豐縣」才改名為「唐興縣」，初唐貞觀十六年（642）的閭丘胤不可能得知一百多年後，肅宗上元二年（761）「唐興縣」

[5]據《景德傳燈錄》卷4。按：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20〈智巖傳〉：「**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，終於癘所。……，年七十八矣。**」言智巖卒於高宗永徽五年（654），比牛頭初祖法融還要早去世三年，如此則智巖不可能嗣位為二祖，《續高僧傳》所記明顯有誤。參見南懷瑾，〈法融一系的禪心與文佛索引表〉，《禪話》（台北：老古文化事業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143。

[6]「**武德四年以永康置麗州，又分置縉雲縣。八年廢麗州及縉雲縣，以永康屬婺州。**」郁賢皓，《唐刺史考全編》〈附編〉（安徽大學出版，2001年），頁3458。

[7]唐・釋道宣，《續高僧傳》卷20。

[8]〈閭丘偽序〉的作者安排整個閭丘胤見寒山、拾得所精心策劃的「與胤救疾」：「**胤頃受丹丘薄宦，臨途之日，乃縈頭痛，……乃遇一禪師名豐干，言從天台國清寺來，特此相訪。乃命救疾，師乃舒容而笑曰：『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，若欲除之，應須淨水。』時乃持淨水上師，師乃噀之，須臾祛殄。**」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，頁1。本文所引〈寒山子詩集序〉與寒山詩，均據《天祿琳琅》續編，《寒山子詩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》，《四部叢刊》本，初編，集部。（第102冊）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6年。

[9]余嘉錫：〈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〉，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卷20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4年。）頁1247。下引版本同。

改名之事。

吳其昱認為寒山是智嚴的第二個論據是：寒山與智嚴「**同任高級武官，同樣去過長安與洛陽，並同於中年入道，同為刺史（閭丘胤）訪謁。**」智嚴是高級武官沒錯[10]，至於寒山，吳其昱應是根據寒山〈元非隱逸士〉一詩，其中「**仕魯蒙幘帛**」一句[11]；以及〈一爲書劍客〉一詩的「**東守文不賞，西征武不勳。**」[12]二句，定寒山為「高級武官」。[13]至於二人「**同樣去過長安與洛陽**」，智嚴曾在東都洛陽沒錯[14]，但道宣《續高僧傳・丹陽沙門釋智嚴傳》，並未有智嚴到過長安的記載；寒山家住陝西[15]，但在寒山詩中，並未有寒山到過洛陽的證明。「**同為刺史訪謁**」，是整個推論中最薄弱的地方，〈寒山子詩集序〉言閭丘胤訪寒山，事在貞觀十六年，智嚴武德四年隨寶月禪師出家[16]，閭丘胤與其他軍中三位同僚訪智嚴，則必須發生在貞觀十七年以前[17]，閭丘胤訪智嚴若為真，則〈寒山

[10]吳其昱認為「虎賁中郎將」，相當今天的「上校」官階。
[11]寒山詩，〈元非隱逸士〉：「元非隱逸士，自號山林人。仕魯蒙幘帛，且愛裹疏巾。道有巢許操，恥為堯舜臣。獼猴罩帽子，學人避風塵。」頁44。按：寒山詩均無題，本文概以首句為題。
[12]寒山詩，〈一爲書劍客〉：「一爲書劍客，二遇聖明君。東守文不賞，西征武不勳。學文兼學武，學武兼學文。今日既老矣，餘何不足云。」頁4。
[13]錢穆，〈讀書散記兩篇——讀寒山詩〉引〈一爲書劍客〉，言：「是寒山亦曾作從軍遊也。」第五冊，頁107。
[14]〈丹陽沙門釋智嚴傳〉：「及偽鄭（王世充）之在東都，黃公龔行征伐相陣，鬪將應募者多。黃公曰：『非華郎將（智嚴俗姓華）無以御之。』」
[15]寒山詩，〈尋思少年日〉：「尋思少年日，遊獵向平陵。國使職非願，神仙未足稱。聯翩騎白馬，喝兔放蒼鷹。不覺大流落，皤皤誰見矜。」頁17。
[16]〈丹陽沙門釋智嚴傳〉：「武德四年，從鎮周南定淮海，時年四十。審榮官之若雲，遂棄入舒州皖公山。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。」
[17]〈丹陽沙門釋智嚴傳〉：「貞觀十七年，還歸建業，依山結草。」

子詩集序〉言閭丘胤訪寒山必為假，因為智嚴在貞觀十七年離開安徽舒州皖公山，不可能先在貞觀十六年，先繞到浙江天台山等閭丘胤來訪，貞觀十七年回到安徽，然後再到建業（南京）依山結草，照顧痲瘋病人「吮膿洗濯，無所不為。」一直到證道圓寂。

由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，知閭丘胤訪故友釋智嚴一事為真，閭丘胤到台州任刺史訪寒山則為子虛烏有，吳其昱以閭丘胤「訪人」的共同點[18]，推論寒山即智嚴，是未見宋初（978）編成的《太平廣記》卷五十五，引唐末天台道士杜光庭（850~933）《仙傳拾遺・寒山子》，言寒山：「大曆中（766~779），隱居天台翠屏山」[19]，更未見余嘉錫所考，署名為閭丘胤所作的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，根本是個「偽序」；閭丘胤所訪之人只有一個，即貞觀年間出家的好友智嚴，而非大曆年間隱於天台的寒山，寒山不是智嚴。

三、國清寺僧寶德道翹

閭丘胤見寒山、拾得的情節，〈寒山子

[18]秦明，〈旅法學人吳其昱推論寒山到過台灣〉，引吳其昱的推論：「假設刺史訪問的只是同一僧人，那麼寒山即智嚴。」《寒山子傳記資料》第1冊，頁68。
[19]宋・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55《仙傳拾遺・寒山子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338。下引版本同。

詩集序〉的作者安排由豐干禪師一手促成[20]，在〈寒山子詩集序〉中，國清寺僧寶德道翹，奉閭丘胤之命收集寒山詩，為寒山詩的首要見證者[21]，證明寶德道翹是否確有目睹寒山最後入穴自瘞，是證明寒山年代的最快方式；見過寒山的國清寺僧，除了寒山詩中所提及的豐干與拾得以外，見諸記載的，只有〈寒山子詩集序〉提及的寶德道翹；日人大田悌藏認為國清寺僧寶德道翹假名「寒山」[22]，乃寒山詩的真正作者。以下試論之。

余嘉錫將道翹視為「**子虛烏有之人**。」[23]《宋高僧傳》卷十九〈唐天台封干師傳・木（水*貢）師寒山子拾得〉，與《新唐書・藝文志・道家類》，均指名閭丘胤與道翹事[24]，《宋高僧傳》、《新唐書・藝文志》二書有關寒山的事蹟，雖說全部取自被余嘉錫考證為偽作的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（以下簡稱〈閭丘偽序〉），但不能據以否定道翹其人不存在，日本京都大學入矢義高在〈試論寒山子的生活年代〉一文中，

[20]「（豐干）**乃謂胤曰：『台州海島嵐毒，到日必須保護。』胤乃問曰：『未審彼地當有何賢，堪為師仰？』師曰：『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。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，迺可見之。……。』**」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，頁1。

[21]「（閭丘胤）**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，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。**」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，頁3。

[22]〔日〕大田悌藏，〈寒山詩解說〉，轉引自嚴振非，〈寒山子身世考〉，《東南文化》1994年第2期。

[23]余嘉錫，〈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〉，頁1258。

[24]宋・歐陽修，《新唐書・藝文志・道家類》卷三，在《對寒山子詩》七卷下注云：「**天台隱士，台州刺史閭丘胤序，僧道翹集。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，於國清寺與 隱者拾得往返。** 」《叢書集成》初編，據八史經籍志本排印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51。

已指出唐朝李邕的〈國清寺碑〉並序[25]，有記載道翹其人，余嘉錫視道翹為「**子虛烏有之人**」為誤。

從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，知〈閭丘偽序〉中的閭丘胤確有其人；由李邕〈國清寺碑〉並序，知國清寺僧寶德道翹曾任「寺主」；而從李邕（678~747）的時代來推算，道翹應在天寶六年（747）之前尚存，以此知天寶年間的寶德道翹，不可能偕同貞觀年間的閭丘胤，訪大曆時才隱居天台的寒山，李邕〈國清寺碑〉並序，言道翹當時的職務為「**寺主**」，贊寧雖據〈閭丘偽序〉，亦僅提及道翹有集詩之舉，贊寧是第一個提及曹山本寂禪師曾作「《對寒山子詩》七卷」之說的人[26]，被余嘉錫譽為「博學有史才」的贊寧，道翹若真是寒山，贊寧怎會僅言其奉命集寒山詩？

〈閭丘偽序〉中，道翹偕閭丘胤訪寒山、拾得之事，是真正的「子虛烏有」，閭丘胤見「天台三聖」（寒山、拾得、豐干）之事，是〈閭丘偽序〉的作者精心打造的，言寒山是文殊化身；拾得是普賢轉世；豐干是彌陀再來的傳說，此傳說因〈閭丘偽序〉而

[25]李邕：〈國清寺碑〉並序：「寺主道翹，都維那首那法師法忍等，三歸法空，一處心淨，景式諸子，大濟群生。」欽定《全唐文》卷262（台北：大通書局，1975年），頁3365。
[26]《宋高僧傳》卷十九：「曹山寂禪師注解，謂之《對寒山子詩》。」

流被後世所有與寒山有關的釋書，其中，扮演穿針引線的國清寺僧寶德道翹並非初唐時人，可知〈閭丘偽序〉的作者定在道翹之後，道翹任「寺主」的年代在天寶年間（742~755），當時的寒山尚未題滿三百多首詩，以此知道翹不可能集寒山詩；再者，道翹若真是寒山本人，就得活到余嘉錫所考證的，寒山在德宗貞元九年（793）見為山靈祐[27]，再活到寒山自述「老病殘年百有餘」的年紀[28]，則百歲有餘，養生有道的「道翹」，僧傳怎會放過？除了贊寧《宋高僧傳》提及道翹，其他僧傳中並未見道翹之名，以此知道翹不是寒山；最後，寒山並無任何一首詩提到自己曾為「僧人」[29]，以此知大田悌藏言「寺主道翹」就是寒山，過於武斷，國清寺僧寶德道翹，並非寒山。

三、楊瓚第四子楊溫

嚴振非〈寒山子身世考〉一文[30]，認為寒山乃隋文帝楊堅之弟，楊瓚之子「楊溫」。

[27]余嘉錫認為：「從大曆中下數十餘年，正當貞元間，與吾所考靈祐以貞元九年遇寒、拾者，適相吻合。……蓋寒山即以此時出天台，遂不復見。」余嘉錫，〈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〉，頁1255。

[28]寒山詩，〈老病殘年百有餘〉：「老病殘年百有餘，面黃頭白好山居。布裘擁質隨緣過，豈羨人間巧模樣。……」，頁31~32

[29]寒山詩唯一一首有「出家」二字的詩——〈自從出家後〉：「自從出家後，漸得養生趣。伸縮四肢全，勤聽六根具。褐衣隨春冬，糲食供朝暮。今日懇懇修，願與佛相遇。」頁10。按：由全詩之意得知此處的「出家」，是指離開俗世生活。

[30]嚴振非，〈寒山子身世考〉，《東南文化》1994年第2期。

嚴振非首先據《北史》、《隋書》有關滕穆王楊瓚及其子楊溫的記載，並徵引寒山詩，為其立論之依據。嚴振非認為寒山姓「楊」，引寒山詩〈我住在村鄉〉：

> 我住在村鄉，無爺亦無孃。無名無姓第，人喚作張王。
> 並無人教我，貧賤也尋常。自憐心的實，堅固等金剛。[31]

嚴振非另引〈我住在村鄉〉的下一首〈寒山出此語〉：「寒山出此語，此語無人信。」[32]認為「人喚作張王」，「張王」是無人相信，而「王張」的反切是楊，因此認為寒山本姓楊。

其次，嚴振非引寒山詩〈我有六兄弟〉[33]，認為此詩合乎楊瓚有六子，而認定「好學解屬文」的第四子楊溫就是寒山；按：〈我有六兄弟〉的「六兄弟」，指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對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而起的見、聞、嗅、味、覺、思的了別作用，亦即眼識、

[31]頁45。
[32]寒山詩，〈寒山出此語〉：「寒山出此語，此語無人信。蜜甜足人嘗，黃蘗苦難近。順情生喜悅，逆意多瞋恨。但看木傀儡，弄了一場困。」頁45。
[33]寒山詩，〈我有六兄弟〉：「我有六兄弟，就中一箇惡。打伊又不得，罵伊又不著。處處無奈何，耽財好婬殺。見好埋頭愛，貪心過羅剎。阿爺惡見伊，阿孃嫌不悅。昨被我捉得，惡罵恣情掣。趁向無人處，一一向伊說。汝今須改行，覆車須改轍。若也不信受，共汝惡合殺。汝受我調伏，我共汝覓活。從此盡和同，如今過菩薩。學業攻鑪冶，鍊盡三山鐵。至今靜恬恬，眾人皆讚說。」頁38。

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「六識」，寒山的「六兄弟」指的是「六識」，「**就中一個惡**」，指的是最難調伏的「意識」，此詩是寒山多用比喻的「制心之作」，不是指家有六個兄弟。

再次，嚴振非引寒山詩〈余家有一宅〉，解釋楊溫字「明籀」：

余家有一宅，其宅無正主。地生一寸草，水垂一滴露。

火燒六箇賊，風吹黑雲雨。仔細尋本人，布裹真珠爾。[34]

嚴振非認為「**余家有一宅**」指隋皇室；「**其宅無正主**」指楊廣與獨孤皇后，於開皇十二年（600）廢太子楊勇；「**地生一寸草，水垂一滴露。**」暗含楊溫姓名；「六箇賊」指助紂為虐的楊素、楊約、張衡、宇文素、段達、姬威六人；最後兩句「**仔細尋本人，布裹真珠爾。**」則暗含楊溫的真實姓名，嚴振非說：「**『六賊』專權，隋室如同『黑雲雨』中，『珠』發射光芒，謂『明』，珠用布裹，極易滑溜，謂『籀』（溜與籀同音）兩字合并為『明籀』。**」嚴振非認為楊溫之所以取名「寒

[34]頁 39。

山」，是因「從昔日皇室弟子的溫暖，……，由國清寺拾得收藏冷飯裹腹，世態炎涼，寒徹楊溫肺腑，取名寒山，真是說明楊溫之『溫』是寒山這『寒』的對仗。」[35]

按：「余家有一宅」指的是「心宅」；「六箇賊」是指「六塵」以「六根」為媒介，戕害身心，故以賊作比喻；寒山此詩之「風吹黑雲雨」，同於王維「安禪制毒龍（毒龍喻意識的交互作用）」，是寒山體認到「心」為一身之主的「心跡」表白。楊溫生於隋開皇三年（584），卒於唐長安四年（704），嚴振非亦清楚此說交代不了寒山活動於初唐以後的記載[36]，嚴振非逕以本身所居，距天台山僅百里之遙，謂高於寒巖的「華頂」無「暑日積雪」的記載，以此來否定《仙傳拾遺・寒山子》的「其山深邃，當暑有雪。」是錯的，卻忽略了寒山詩中曾提到寒巖的冬天是：「磧磧風吹面，紛紛雪積身。朝朝不見日，歲歲不知春。」[37]

又次，嚴振非以《唐會要》載開元二十八年（740），吏部始置南院，認為寒山

[35]嚴振非，〈寒山子身世考〉。
[36]如《太平廣記》卷五十五引《仙傳拾遺・寒山子》，載寒山大曆中隱居翠屏山。
[37]頁31。

於仕途蹇厄的「**時來省南院**」[38]一詩，「南院」一名乃「**後世傳抄時訛誤、增刪和竄改，或混入他人詩作，經千百年轉錄、刻板所造成。**」按：筆者所參考之書，如項楚《寒山詩注》與錢學烈《寒山拾得詩校評》，以及拙著《寒山詩集校考》，加起來共有中、日十餘種版本，各版本均作「**時來省南院**」，「南院」一詞，並無異字。

活動於開元、天寶年間的畫聖吳道子，寒山詩中曾提及見過吳道子的畫，這一點是確定寒山非初唐時人的力證，嚴振非以日人大田悌藏之說，贊成寒山詩中「**道子飄然為殊特**」[39]與「**寶志萬回師**」[40]，為寒山詩的矛盾之處，否定寒山為中晚唐人；並以台灣學者高越天論寒山詩「**今傳寒山詩，縱然是宋版，已多經妄人竄改附益。**」認為寒山詩中所提之道子，一如「南院」，為後人傳抄之誤。按：筆者所見之〈余見僧繇性希奇〉一詩，《天祿》宋本、朝鮮本、高麗本、《全唐詩》本，

[38]寒山詩，〈箇是何措大〉：「箇是何措大，時來省南院。年可三十餘，曾經四五選。囊裡無青蚨，篋中有黃卷。行到食店前，不敢暫迴面。」頁20。

[39]寒山詩，〈余見僧繇性希奇〉：「余見僧繇性希奇，巧妙間生梁朝時。道子飄然為殊特，二公善畫手毫揮。逞畫圖真意氣異，龍行鬼走神巍巍。饒邀虛空寫塵跡，無因畫得志公師。」頁30。

[40]嚴振非引大田悌藏〈寒山詩解說〉：「曾將唐之萬回法雲，誤為梁代光宅寺法雲混淆，以萬回為梁朝人；或吟詠玄宗時代之畫聖吳道子。」按：此處所提之萬回師，見於寒山詩，〈自聞梁朝日〉：「自聞梁朝日，四依諸賢士。寶志萬迴師，四仙傳大士。顯揚一代教，作時如來使。造建僧伽藍，信心歸佛理。雖乃得如斯，有為多患累。與道殊懸遠，拆西補東爾。不達無為功，損多益少利。有聲而無形，至今何處去。」項楚，〈寒山詩籀讀札記〉：「『泗』字脫落了偏旁成為『四』，『州』則錯成了『仙』。……寶志和傅翕是南朝著名的神僧；僧伽和萬回是唐朝著名的神僧。」《柱馬屋有稿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），頁123。

均有「道子」之名，顯見寒山作此詩是在開、天之後；而據項楚之說[41]，「萬回師」是唐朝的萬回，並非梁之萬回，嚴振非逕以版本傳抄之誤，駁寒山為初唐以後之人的說法，力圖證明寒山就是楊溫，證據明顯不足。

四、姓龐名任運

易中達〈詩人寒山的研究〉[42]，文中據其參觀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，看到北宋黃庭堅手錄寒山五言詩〈我見黃河水〉[43]，在披尾書：「敬錄寒山子『龐』居士詩，翁題。」[44]認為寒山姓「龐」；另外，易中達再據寒山詩〈粵自居寒山〉：

粵自居寒山，曾經幾萬載。任運遯林泉，棲遲觀自在。

寒巖人不到，白雲常靉靆。細草作臥褥，青天為被蓋。

快活枕石頭，天地任變改。[45]

與〈一住寒山萬事休〉：

[41]項楚認為「四仙」為「泗州」之誤，此說乃據錢學烈，《寒山拾得詩校評》，（天津：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05。下引版本同。
[42]易中達，〈詩人寒山的研究〉，轉引自《寒山子傳記資料》第2冊，頁125
[43]寒山詩，〈我見黃河水〉：「我見黃河水，凡經幾度清。水流如急箭，人世若浮萍。癡屬根本業，愛為煩惱坑。輪迴幾許劫，不解了無明。」按：「愛為煩惱坑」宋版本作「無明煩惱坑」；「輪迴幾許劫，不解了無明。」宋版本作「輪迴幾許劫，只為造迷盲。」頁40。
[44]《故宮書法》第10輯下第18~24頁。1967年故宮博物院發行。
[45]頁26。

一住寒山萬事休，更無雜念挂心頭。閑書石壁題詩句，任運還同不繫舟。[46]

易中達解「任運遯林泉」與「任運還同不繫舟」之「任運」為名詞，意為「我」；定寒山之名為「任運」，「龐任運」是寒山的真實姓名。按：拾得54首詩中，用到「任運」一詞的就有兩首詩[47]，寒山詩中的「任運」一如拾得詩中的「任運」，意為隨緣自得；易中達斷言寒山姓龐名任運，是不解黃庭堅之喜愛寒山詩，到了隨手題寒山詩以贈人、勉人的地步[48]；在外雙溪故宮博物院，黃庭堅手錄寒山詩之墨本，尚有依寒山〈寒山出此語〉和〈寄語諸仁者〉二詩，發揮其江西詩派的傳統，對寒山詩加以仿作：

寒山出此語，舉世狂癡半。百事對面說，所以足人怨。

心真語亦直，直語無背面。君看渡奈河，誰是嘍囉漢。

寄語諸仁者，仁以何為懷。歸源知自

[46]頁29。

[47]拾得詩，〈我勸出家輩〉:「我勸出家輩，須知教法深。專心求出離，輒莫染貪婬。大有俗中士，知非不愛金。故知君子志，任運聽浮沉。」頁54~55〈自笑老夫筋力敗〉:「自笑老夫筋力敗，偏戀松巖愛獨遊。可歎往年至今日，任運還同不繫舟。」頁55~56。

[48]黃庭堅，〈跋寒山詩贈王正仲〉，稱寒山詩為：「古人沃眾生業火之具。……源從七佛偈流出。」《山谷集》別集卷一二。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集部，別集類。〈書王孝子孫寒山詩後〉:「有性智者，觀寒山之詩，亦不暇寢飯矣。」《山谷集》外集卷九。文淵閣本《四庫全書》集部，別集類。

性，自性即如來。[49]

對照寒山原詩，黃庭堅對寒山詩之「奪胎換骨」，可謂不遺餘力，釋惠洪就曾說：「**山谷論詩，以寒山為淵明之流亞。**」[50]黃庭堅對寒山詩之傾倒，在宋朝文人中無人能出其右[51]；以上兩幅故宮博物院之墨寶，乃黃庭堅於任運堂試張通筆，為法聳上座書寒山子、龐居士詩兩卷，易中達不明人稱「龐居士」的龐蘊，詩風與寒山相近，同為黃庭堅所愛；亦不知與寒山詩風相近的拾得，使用「任運」一詞，本就平常，斷「龐任運」為寒山姓名，需要更多佐證。

五、結語

綜合以上所論，要點如下：一、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《仙傳拾遺・寒山子》，言「**大曆中，隱居天台翠屏山**」的寒山，不是貞觀十六年，任台州刺史的閭丘胤所訪之人，寒山即智嚴之說為非。二、由國清寺僧寶德道翹任「寺主」的年代（天寶年

[49]寒山詩，〈寒山出此語〉：「寒山出此語，復似顛狂漢。有事對面說，所以足人怨。心真出語直，直心無背面。臨死度奈河，誰是嘍囉漢。冥冥泉臺路，被業相拘絆。　」頁37。〈寄語諸仁者〉：「寄語諸仁者，復以何為懷。達道見自性，自性即如來。天真元具足，修證轉差迴。棄本卻逐末，只守一場獃。」頁37。

[50]宋・釋惠洪，〈跋山谷字〉，《石門文字禪》卷27。《四部叢刊》本，初編，集部。

[51]對寒山詩別具隻眼的黃庭堅，曾說詩聖杜甫看了寒山詩，為之結舌；他自己奉寶覺禪師之命和寒山詩，卻是十天想不出半句，最後對寶覺禪師說：「更讀書作文十年，或可比陶淵明。若寒山子者，雖再世亦莫能及。」〔日本〕白隱禪師：《寒山詩闡提記聞》引《編年通論》第二十卷。轉引自錢學烈《寒山拾得詩校評・前言》，頁4。

間），當時的寒山尚未題詩滿三百餘首，道翹不可能集寒山詩；且由寒山詩中，無一首提到自己曾為「僧人」的詩，知國清寺僧寶德道翹，並非寒山。三、由寒山詩〈時來省南院〉以及〈道子飄然為殊特〉二詩，知開元二十八年，吏部始置南院，始有「南院」一名；而吳道子被任命為宮廷畫師，事在玄宗朝，以上兩點足證寒山絕不可能是隋文帝楊堅之弟，楊瓚之第四子「楊溫」。四、由黃庭堅喜愛龐蘊居士之偈與寒山詩，且常書墨寶以贈人；以及拾得詩與寒山詩喜用「任運」一詞的情形，知寒山絕非姓龐名任運。